

红色记忆

# 抗战时期的伊滨地下印刷所

□ 杨群灿

## 张有幹建立张家祠堂印刷所

1937年，道湛村进步学生张有幹从洛阳复旦中学毕业后，回到家乡借用张氏祠堂创办新学，传播进步思想、救国道理。根据党组织安排，张有幹接待了来自延安的周之焕及其爱人黎云黛到李村完小任教，年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8年春，在区委书记张励之的指导下，张有幹与同学韩林、魏继良、任黎青建立了党支部，随后他们筹划成立了宣传队，在祠堂里办起了印刷所。当时的印刷设备非常简陋，只有旧纱布、石印机、钢板、订书机、裁剪刀等，后来用上了油印机。

张有幹后来也到李村完小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，印刷物资转移到梁村。

## 郭靖建立李村印刷作坊

1937年6月，在油赵村小学教书的郭靖，由周之焕、马明臣运作担任本校保长，以此为掩护做党的工作。1938年10月随张有幹、马明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8年冬，根据地下工作需要，组织安排郭靖设法开办一间印刷所，宣传党的抗日政策。但印刷传单、翻印刊物需要设备、物资、人员，经多方考察了解，郭靖看上了街上一家私人印刷作坊，联系上该作坊的伙计韩林，两人一拍即合。韩林白天给老板干活，夜间与郭靖偷偷编印传单、标语、小册子，并连夜分发、张贴。老板后来发现他们干涉“红”的私活，恐引起麻烦连累自己这个外乡人，即把印刷设备物资低价转让给韩林，回乡另谋生计。

1939年夏秋，党组织指示将印刷设备物资转运到韩村韩林家里。

## 豫西特委建立梁村印刷所

1938年秋，中共豫西特委利用道湛张家祠堂的印刷物资创办《前锋》报，印刷所设在梁村小学分校、北寨门内禹王庙魁星阁，阁里条件极差，面积狭促，闷热难挨，但因为僻静，便于出入，工作人员生活、工作都在土楼上。梁村小学也是中共豫西特委、洛阳中心县委机关驻地，村里只有土老财地主梁才，人称“梁财神”，没有官僚地主，故叫“文梁村”，群众基础较好。

豫西特委领导郭晓棠直接领导印刷所工作，县委书记赵天锡以小学校长身份，宣传部长张如意、县委书记李汉周以教员身份开展地下工作，张默、王华堂、徐安石等白天教学，晚上编印报刊，经特委交通员符一成带到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，再送往豫西各地。《前锋报》经常转载党中央指示，毛主席、刘副主席、周总理、朱总司令、陈部长的论著，如《（共产党人）发刊词》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《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》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》《战争和战略问题》《论持久战》《游击战术十六字要诀》《必须制裁反动派》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共产党员必须坚守立场气节》等，并不断报道抗日消息，宣传八路军、新四军英勇战斗取得胜利的喜讯，同时为文化水平低的农民党员编印简明读物，对有阅读能力的党员提供《社会科学概论》《大众哲学》《列宁主义基础》等毛边纸厚本书，以及延安转来的《新华》《解放》等报刊。对这些丰富的精神食粮、马列主义武器，地下党员、民主人士、我党同情者爱不释手，如饥似渴，争相传阅，指引了豫西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革命斗争。

负责掩护县委机关和《前锋》报的，是打入国民党区政府担任视察员的河北人王景琦、五区组织委员兼梁村党支部书记梁德章、打入杜寨乡担任联保主任的梁添生、打入大同乡担任联保主任的梁同立等，校长、教员、学生以及村里群众共同掩护，护送来往工作人员，传递书信信件，从而对豫西各县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后来因风声紧，为安全计，上级指示洛阳县委机关转移他地，印刷设备转移至韩村韩林家里，韩林无条件立即承担了这一艰险任务。

## 韩林建立小屋印刷所

1939年夏秋之交，党组织利用李村印刷作坊和梁村印刷所的物资设备，在韩林家里建立了地下印刷所，秘密印刷地委机关刊物《挺进》，刊载中共中央文件、马列著作，以及联共党史、社会发展简史、农民党员简明读物等，历时三个多月安全印刷未出问题。

韩村地下党支部建立于1938年春，经过斗争实践，党群关系比较密切。经过商议，支部成员进行了分工，韩林负责房子、掩护、灯油供给；支部书记韩传负责传达一部分书报文件信件；宣传委员韩金富、武装委员韩进冬负责放哨、安全，密切观察南北街内外动态。来往的同志有老有少，有穿着长衫的知识分子，有穿着土布的乡民，在党内外群众的大力支持下，人身和资料安全都得到了保证。

印刷所设在一间6平米的临街土坯房里，只容得下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放着油印机、钢板、蜡纸、纸笔等用具，当时正值酷暑，屋里蚊虫跳蚤成堆。就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偃洛地委宣传部长张如意等领导同志常常光着膀子，夜以继日设计排版、编辑稿件、刻写钢板、印制报纸，做到了字迹清晰，美观工整，内容新颖，富有战斗气息。平时吃的是红薯饭、粗杂粮，偶尔吃顿白面条、白蒸馍，就是改善生活了；因为房间小，夜里就睡在院子地下的草席上。

张有幹的表弟韩呼兰不计报酬，甘当义务交通员。为迎接张如意及其爱人、幼女，肩挑行李、油印机，徒步从高龙来到西韩村。为避免和龙门要渡口驻守的国民党军警遭遇，经常带着报纸文件书信、提着红薯兜，抄小路涉水

渡伊河，严寒时候，毅然破冰蹚河，分秒必争完成任务。建国后韩呼兰一直在家务农，得知他去世的消息，远在广东的韩林曾赋诗一首吊唁：呼兰同志忠于党，孤子互助挺刚强；白色恐怖不畏惧，送信破冰伊水蹚。日寇蒋贼俱亡矣，一生务农模范当；不为当官不为财，为人清白人称颂。

后来因韩林调离五区，印刷所秘密转移到李村。

## 郭靖建立中原书店印刷所

1940年，中共洛阳县委将韩村印刷物资搬到李村街上的中原书店，郭靖以书店经理身份、经营书刊为名，白天接生意，夜晚秘密印刷抗日救亡宣传资料及中国共产党党员基本知识，后来翻印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论持久战》，在这期间，民主人士任鹤九给予了极大帮助。时任伪乡长的大士绅张仁毅，生性豪爽、为人仗义、倾向革命，曾是郭靖的顶头上司，郭靖就将其作为争取对象，灌输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，伪乡长成了开展地下工作的一道“护身符”。

1941年1月开始，豫西党组织区以上干部撤退延安，郭靖作为“精干隐蔽”的党员被安排留下，以中原书店为阵地，继续坚持党的宣传工作。

1942年冬，印刷所秘密不慎泄露。获悉五区区长李锡山要查封中原书店的消息，张有幹、马明臣、郭静、刘喜等人于12月20日夜间迅速行动，一个小时就将印刷物资安全转移到刘家窑地下党员、保长刘喜家后院的窑洞里。

## 刘家窑地下印刷厂

为了更加严密地做好中国共产党的宣传、教育工作，印刷所搬到刘家窑后，党组织对人员分工做了慎重安排，张有幹任厂长，马明臣为副厂长，郭靖为编辑，郎章为技术员，吕何立和李朝杰为操作员，刘喜为保卫员，乔贵良和王敏龙为通讯员。为了提高大家的警惕性，加强保密工作，张有幹书写了“任务之急，事关重要，提高警惕，保守秘密”16个大字贴在洞壁正中。从窑洞到村口的炮楼掘有地道，拉了缀有铃铛的绳索，炮楼上的岗哨发现意外情况可及时报警。这期间印刷品除了传单、标语、党的各种文件，还印一些进步书籍，如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》《朱德传》《毛泽东印象记》《二万五千里长征》《永生》《风雨》《新华日报》社论等。

1944年5月洛阳沦陷。11月15日，日寇利用毛周邦、王子民、徐大妮、吴清贵等汉奸对地下党下了黑手。毛周邦那人以请客为名诱捕了宋茂森，以打牌为名诱捕了马明臣。当天傍晚，王子民将宋茂森押至李村南门外、油赵村西二里坡下皂角树旁杀害；毛周邦为了向日寇邀功，次日凌晨将马明臣押送到日寇驻龙门宪兵队。危急情况下，党组织将油印机掩埋，印刷厂中止工作，人员转移到东乡抗日根据地参加徐支队进行武装斗争。后来党组织寻机将印刷设备物资转移到河西李家屯李振山家中。

## 灯下漫笔

# 旧书最长情

□ 陈爱松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山村很难找到课外书。父亲过日子节俭，却愿意买书。我上小学时，他先后买来了《新选唐诗三百首》《古代诗歌名篇选读》，一天一首诗地督促着我背。半懂不懂，先背下来再说。

而我最喜欢的，是隔壁孀孀家看书。他爸在外工作，带回来一箱子的《连环画报》《少年文艺》。坐在他家皂角树下的石板上，悠长的中午清风习习，黄昏的晚霞变幻着色彩。《少年文艺》里，一个女孩被母亲送了人，她天天等着母亲来接她；一个男孩常受某同学欺负，却拼命地跳下水去救他；一个男孩为了交学费，翻山越岭采草药……《连环画报》里，辛苦拉煤的乡下男人，丢了假项链的女子，卖了心爱东西送礼物的恋人……每个故事，都让人喜欢，让人怅惘。

多奇妙啊，原来生活就像一个蜂窝，除了我居住的这个小格，还有那么多的小格。盛着数不清的故事。打猪草时，拾麦穗时，捡红薯时，眼望着连绵的南山，心却在别的格子中串门，忧伤着遥远的忧伤，快乐着无以言说的快乐。

上师范时，第一次知道有图书馆这么好地方。《简·爱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外国中篇小说选》陪伴着我度过一个周末。在张老师的书架上，发现了一本外国诗歌集，有泰戈尔、普希金、惠特曼，花大价钱买本塑料皮笔记本，一首一首抄下来。春日的黄昏，和同学走在校门前的麦田路上，一边看着金色的落日，一边嚼着美妙的诗歌：啊，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，而我选择于人迹更少的一条，从此决定我一生的道路……

毕业后山村中学教书，无书可读，就反复读《聊斋志异》。是父亲的旧书，竖排，繁体字，张友鹤选注。封面已损，牛皮纸覆面。同写鬼狐，篇章不同，每次翻开，都似新读。看至佳处，忍不住掩卷沉思，微笑，默叹，以为妙绝。甚至希望逢着雯宁、红玉、小翠这些美好的狐女，可惜从未一遇。在那村庙学校，旧书，孤灯，陪着消磨了许多寂静的夜晚。

后来实现买书自由了，书也多了，读书的热情与专注力却下降了。看着镜里霜花染鬓眼角淡纹的女子，怅然若失。总感觉生命的蓬勃圆润，缘于书籍的营养，而今不读书，才致内心枯竭，达于衰肤。更糟糕的是，记忆也大为下降，读过的书如果不是作了批注，就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读过。新背会的诗第二天就遗忘一片。能不假思索顺口而出的，往往还是少年时代的储存。当年那个痴迷读书的小女孩到哪里去了呢？于是决定重读旧书。近半个世纪过去，《新选唐诗三百首》纸张如落叶一般脆脆，书脊也凹了下去，一翻就要散架了。《古代诗歌名篇选读》纸张上也带着点点霉斑。不敢翻，也不忍翻。还是让它们安安静静地站在书架上，窖藏我的少年时光吧。

好在有了孔夫子旧书网，只要输入书名，就能找到品相好的同版本。于是，一个个少年旧友来到了身边。少部分是个人购书，多是图书馆藏书，因为读者少，基本保持原貌。《少年文艺》是期刊，不好找，搜到了后来选编的合订本。

旧书最长情，在被时光遗忘的某个山坳，依旧保鲜着当年的记忆。一翻开，就回到了小时候，坐在平房上，一边背诗，一边看天上云移，枣树枝条遮着平房的一角，枣花开了，蜜蜂甜得直“嗡嗡”。妈妈在厨房里做饭，红薯面条擀得“咚咚”响。

重读陶渊明诗《杂诗其五》：“……前途几许，未知止泊处。古人惜寸阴，念此使人惧。”少时无感觉，而今竟字字重锤击心，汗涔涔而泪潸潸了。陆游读旧书：“中夜起太息，发篋觅旧书，尘昏蠹虫损，行缺字欲无。一读色已变，再读涕泪濡。”呀，诗人啊，你可知道，隔着千百年，你的弦引起我强烈的共振！忍不住起立，徘徊，望向窗外，风正萧萧，叶黄如金。

古人说：少年读书，如隙中窥月；中年读书，如庭中望月；老年读书，如台上玩月。月还是月，不同的是看月的人。那些少年读过的书，埋伏在中年等人，在我走过了人世的四季风雨，才呈现出丰富的人生况味，让人感同身受，让人悲欣交集。

读着旧书，我也常想，购书者何人？又因何散书？他知不知道，他所舍者正是我所渴求？《古代诗歌名篇选读》的封面上有章：北京市万寿寺中学图书馆。书后有借阅记录，只借出过两次，格桑字玛和周柳。应该是两个爱诗的女孩吧。不知她们如今在从事什么工作，可能会想起这本书？

书的命运就像蒲公英的种子，能落于一个人的心中，悄然开花，是书的幸运，也是爱书者的幸运啊。

旧书新书联袂并立书架，仿佛少年的我和现在的我牵手，带着所有时光一一涌来，连同当年的气息、味道、声音、和读书的幸福感受。迅哥儿和闰土人的友谊会变，但书这个少年旧友，永远是人生初相见时的美好模样。

## 若有所思

# 人间值得

□ 宁妍妍

是把孩子送到学校，我返回家的路上遇见他的。此时，早上七点。路边的长椅上躺着一个人，无意间一瞥，吓了我一大跳！他的双脚受伤严重，看着很是疼人，两只脚都没有了脚趾，红红的，像要淌出血来……我的心瞬间被什么东西狠狠的扎了一下。更令我吃惊的是，地上的那双鞋。四十度的高温天气，他穿的竟然是一双毛茸茸的棉鞋。鞋子像船那么大，而他没了脚趾的脚却那么小……

他在睡觉，睡的很香，打着呼噜。尽管长椅不够长，尽管只能躺下上半身，尽管他的双腿搭在了椅子的扶手上。他的腿麻不麻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看到他睡的很香。香到几只苍蝇在他光着的上身飞来飞去，他都不知道……我想带他去看医生，我想带他去包扎伤口。可门诊八点半才上班，他又睡得正熟。于是，我先回了家，等会儿再下楼。

八点半，我擻下手头的活准点出了门。本想给他带些东西的，但又担心他万一走了，得先去看看。到那后，看到了他，醒着，在那坐着。我略感欣喜。再次壮胆看他的脚，这次看清了，原来他的伤是老伤，即使带到门诊，想必大夫也没有很好的办法。当即决定，给他提供物质需求。出于礼貌，我

问他需不需要帮助？他说了好多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我又问，你饿吗？他说饿。我猛然想起最重要的事，问他要不要凉鞋拖鞋，他点点头，又说了好多。遗憾的是我依然听不懂。最后，交代他，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回家给你取东西。他说：“还有水。”这三个字，我听出来了。不用他说，我也会记得。

三步并作两步，到家后，从鞋柜拿出一双凉鞋拖鞋装进袋子里，然后拿了几个头天晚上炸的菜角还有孩子的零食，装了一大兜。下楼，小超市里买两瓶水，付账时，顺口和老板娘说起遇到的一个流浪汉看起来很是可怜……没想到，老板娘听后竟抓起两袋酸奶塞进了我的袋子里，说给流浪汉喝。我推辞，老板娘硬给。代流浪汉谢过老板娘，丝丝暖意涌上心头……

他在等我。我还没有走近，就看到他一直盯着我来的方向，像似黑暗里在期盼一束光，也像似饥饿的孩子在等大人归来……看到我后，他脸上浮现出一抹不易让人察觉的笑意。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长椅上，他先是拿出凉鞋拖鞋捧在手里看了又看，然后放在了脚边。我告诉他，酸奶是超市老板娘给的。我还告诉他，酸奶和菜角要先吃。不然，天太热，

会坏。我又告诉他……他全程低着头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看到我交代完后，他突然爬在了长椅的靠背上，久久的，久久的，不抬头……我离开后的一转身，和他的目光相撞，他的眼睛红红的……

我知道，我做的这些对于居无定所，缺衣少食的他来说，是那么的微不足道。我还知道，二十多年前，十八岁的我，只身一人从农村来到城里，看到了这个世界太多苦难。多年来，我尽我孱弱力量，努力散发着一抹微光。无论是借出去的一把伞；还是偷偷帮忙推了车；还是买光了老伯的菜；还是捐的那几毛钱；还是烈日下给窗外高空工作的人递过的一盆冰凉凉的水；还是……所做的一切，不为其它。只是单纯的想让他们和我一样，在艰辛的生活中，不经意间，遇见温暖，觉得人间值得。

纵然这个世界很复杂，纵然也有恶。但，终究是暖的。因为，善意会传染。就像别人传染给了我，我又传染给了超市老板娘……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：这个世界破破烂烂，总有人缝缝补补。瞬间，我的泪，夺眶而出……愿人人都觉得，人间值得。

## 开卷有益

# 查 档

□ 陈俊峰

吃过早餐，我和妻子又谈到了女儿招录的事。从7月8日投档到现在，妻子每天登录不下20遍。有我要求的，也有她主动的，有她刚查过我又要求的，网络显示的档案状态仍然是“投档”。有时，我眼睛看花了，把投档看成了“录取”，拳骨朵直戳天空，揉揉眼睛，又变成了稳固的“投档”。

妻子说：“我的一个朋友家孩子‘滑档’了，第一志愿报得有些高。”

女儿听到滑档两个字，在卧室吆喝：“妈，我滑档了？”“不是说你！”女儿高考以后，彻底放松，属于没人打扰的状态，睡觉懒是天，睡到十二点是经常，没想到她对“滑档”两个字这么敏感，在沉睡中还竖着耳朵。

我问：“滑档是怎么查到的？”

妻子说：“高招办查的！”

“咱们与其焦急地等待，不如也去高招办查查！好心情！”

妻子换罢衣服，拿上准考证、身份证，我们一起向高招办出发。路上我俩几乎没说话，而在我心里准备了两个心情——高兴与不高兴，还准备了眼泪，激动的或难过的。我在规劝他人时总能言之凿凿，甚至引经据典，等到说服自己的时候又感觉理屈词穷。我知道结果不会改变，我知道担心没

用，我知道该来的总要来，我还知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……可我还是很担心，这样的担心还会钻进梦境，有时梦见录取，有时梦见滑档。

天的确很热，用老舍的话说“太阳一出来地上就像下了火”，亮光和热力让人感到火辣辣的。高招办前的情景超出了我的想象，我预想应该是排着长龙，结果却是冷冷清清，偶尔有人进出。我把车停稳，从右倒车镜里目送妻子，见她走到门口，先收了伞，掀开塑料帘子，钻进去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盯着右倒车镜出神。我想象着妻子走出来的情景，满脸堆笑的走出来，或许哭泣着走出来，哭泣也可能代表激动。盯时间久了，脖子的困疼把我拉回现实，像“落枕”的感觉。这是我的老毛病，参加视频会议，向左扭头或向右扭头，时间久了，就受不了，会议明明是以听为主，可偏偏老忍不住去看。今天也是如此，倒车镜反射出高招办的门帘，它却始终没有动静，妻子像被吞噬了一般。我继续胡思乱想，查录取与否肯定非常快，这么长时间，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难道妻子在调整悲伤的情绪？或许是里面排着队，人太多，没轮上？

我降下玻璃，热浪冲进来，我点着一支烟，边抽边扭头看那个倒车镜。一个美女走过来，挡在我的倒车镜前。她拿手

机扫一辆电动车，而后拿出抽纸，在座上来回擦，擦了一遍又一遍，擦完把纸攥成团儿，目光在寻找垃圾桶。她刚离开，我的车门被“咔嚓”一下打开了，直把我惊得跳起来。熟悉的大脸盘子，黄色的连衣裙，妻子两腮绯红地坐上来，我赶紧问：“啥样？”

“没样！”

“滑档了！”

“没！”

“快说，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状态还是投档，应该是没问题，今天已经11号，如果退档早就退了，高招办的人也没说问题。”

“那咱们可不可以庆祝？”

“等通知再说吧！”

回去的路上，脑海里跳出一句话——生孩子就是生了个担心，生两个孩子就是生了两个担心。好朋友都称赞我有格局、有胸怀，可是，在女儿参加高招以后的这段时间里，担心这个、担心那个，焦虑却成了主旋律。虽然我不断的在调整自己，可始终走不出这个“死穴”，子女真的是父母的软肋。

又想到自己，我们何尝不是伴随着父母的担心长大成人的，这也许就是爱吧！